

新人类

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危机时期，目前人类也经历着灵性再生的剧烈阵痛。强大的毁灭力量逼近，似乎正处上风。然而，将会挽救人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力量也在通过若干渠道被释放出来。虽然这些光明力量基本上悄然无声，但最终注定会带来那些使

神圣计划

人类的灵性进步安全稳定的转变。这皆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将永恒与唯一的真理重新赐予饥饿而疲惫的世界。

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是，想方设法消除呈现在生活各领域的一切微妙和粗浊形式的竞争，矛盾和对立。军事战争诚然是混乱与破坏的最明显根源，但战争本身并不

战争乃更严重原因的征兆

对人类构成核心问题，而是某些根本上更严重问题的外部征兆。光靠反战宣传是不能完全避免战争及其带来的苦难的；要让它们从人类历史上消失，就有必要采取治本措施。即使不发动军事战争，个体或团体也会不断陷入经济的或其它微妙形式的争斗。只是当这些地下原因恶化时，才会发生军事战争及其所涉及的所有残酷性。

突然引发战争的动乱的根本原因是，大多数人受自我主义和自私考虑所支配，并且个别地和集体地表现其自我主义和自私自利。

自我主义与自私自利

这就是人类所陷入的虚妄价值生活。正视真理即认识到，在其多种表现形式中并通过其多种表现形式，生命皆一。拥有这种认知，即是在“生命一体”的认识中忘掉束缚性的自我。

随着真知的降临，战争问题会立刻消失。必须清楚看到，战争既没必要又不合理，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制止战争，而是针对导致这种残酷与痛苦状况的心态发起灵性攻势。

战争没必要也不合理 对“众生一体”真理的认识，使合作与协调的行动变得自然和必然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深切关心人类重建的仁人志士，首要任务是尽最大努力驱散笼罩人类的灵性愚昧。

战争的出现不单单是为了确保物质调整。它们往往是与狭隘利益盲目认同的产物，这些利益通过联系，被纳入“我的”那部分世界。物质调整只是确立灵性调整这个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。而灵性调整则要求自我的消除——不仅从物质生活层面，而且从那些影响人的理智、情感和文化生活的领域。

简单地把人类问题理解成面包问题，乃是把人类降到动物层次。但即使做纯粹物质调整之有限工作，也只有具备了灵性认识才能成功。除非人们认识到，直到自我利益让步于忘我之爱，才会有经济上的计划与合作行动，否则经济调整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拥有物质领域的最佳设备和效率，人类也难以避免冲突和匮乏。

物质调整需灵性认识 从当前的斗争和苦难阵痛中诞生的**新人类**将不会忽视科学及其实用成就。把科学视为反灵性是不对的。科学对灵性是帮助或障碍，取决于对它的使用。正如真正的艺术能表现灵性一样，科学被正确对待时也会成为灵的表现和实现。有关肉体及其生命的科学真理会成为灵魂认识自己的媒介。要服务这一目的，就必须把它们适当地纳入更大的灵性认识。这包括对真正和持久价值的稳定认知。缺乏这种灵性认识，科学真理与成果就易于被用作相互毁灭，被用于强固灵性锁链的生活。科学与宗教只有携手并进，才能确保人类的全面进步。

科学的正当地位 给即将到来的新人类文明赋予灵魂的，不会是枯燥的理性教条，而是活的灵性体验。灵性体验能够把握单纯靠智力所达不到的深层真理。不可能产生于纯粹的智力。通过智力常常能阐述与表现灵性真理；智力也肯定有助于灵性体验的交流。但是智力

对灵性体验的需要

本身不足以使人获得灵性体验，或将经验传达给别人。两个人皆患过头痛，就能一起探讨头痛经验，通过智力工作相互明白。但如果其中一人从未头痛过，那么无论多少理性解释都不会让他明白头痛的滋味。理性解释永远取代不了灵性体验，充其量只能为后者打基础。

灵性体验所涉及的超过单靠智力所能领悟的。它常被称作神秘体验来强调。神秘主义往往被看作是反理性的，晦涩的与混乱的，或不切实际与脱离经验的。事实上，真正的神秘主义决非如此。当真正的神秘主义是——也理应是——对实在的洞悉时，它毫无非理性的成分。而是一种绝对明晰的感知形式，实际得可在生命的每一刻被体验，在日常义务中被表现。它与体验的联系极为深刻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它是对一切体验的终极认识。当灵性体验被说成“神秘”时，不应以为它是什么超自然的，或完全超出人类意识领悟的东西。这一切仅仅意味着，它是受限的人类智力所难以企及的——直到后者超越自身局限，并被对无限的直接证悟所照亮。耶稣基督说“舍弃一切，跟从我”，便已指明通往灵性体验的道路。这意味着人必须放弃局限并且确立于神的无限生活。真正的灵性体验不仅涉及到灵魂在高级层面上的证悟，还包括对世间责任的正确态度。如果它脱离了与生活诸方面的联系，我们所得到的则是一种神经质反应，远非灵性体验。

给新人类注入生气与活力的灵性体验，不能是对生活现实的严酷和不妥协要求的消极反应。那些无力适应生活进程的人倾向于从现实中退缩，到自我营造的幻相堡垒中寻求庇护。这种反应是一种想通过逃避生活的挑战，来延续自身分别存在的企图。通过提供一种虚妄的安全和自我完整感，只能对人生问题给予错误的解决方法。它甚至不是向真正和持久解决方法的迈进，反而是对真正道路的偏离。试图通过逃避来保护其分别存在，人会被生活的新型和难抵浪潮一次次从其虚幻的庇护所中抛出，给自身招致新形式的痛苦。

正如一个人可能会试图通过逃避来坚持其分别体验，他也可能会试图通过不加批判地与形式，仪式教规，或与传统习俗认同来坚持之。形式，仪式教规和传统习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无限生活释

放的阻碍。假若是无限生活的灵活表现媒介，它们就会成为确保在人间实现神圣生活的工具而非障碍。但它们大多倾向于为自己树立权威，而不是表现应表现的生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它们的任何执著都必将导致对生活的严重妨碍与限制。新人类将摆脱局限性的生活，让灵的创造性生活无碍发展。将冲破对外部形式的执著，学会使之从属于灵的要求。那时有限的幻相和虚妄价值生活就会被真理中的无限生活所取代。分别自我所赖以生存的局限性也将因真知的一触而衰微。

正如一个人可能会试图通过逃避或与外部形式认同，来坚持其分别存在；他也会试图通过与某个狭隘阶级，信条，教派或宗教，或者与性别的认同来坚持之。这里，通过与某个更大整体的认同，个体似乎失去其分别存在。但事实上，他往往是在通过这种认同来表现其分别存在，这使他乐于感到自己有别于另一个阶级、民族、信条、教派、宗教或性别的人。

分别存在通过认同于对立的一面，并且对立于另一面，来获得生命与活力。一个人可能试图通过与一个意识形态而非另一个相认同，或者与自己善恶观念中的善而非恶相认同，来维护其分别存在。与狭隘团体或有限理想的认同，带来的不是分别自我的真正融化，只会是融化的假象。有限我在全体生活海洋中的真正融化，涉及到对一切形式的分别存在的彻底放弃。

人类大众陷于分别和固执倾向的掌控。对于一个被人类这些桎梏景象所震慑的人，注定只有对未来无法缓解的绝望。要想获得对当前人类痛苦的正确认识，就必须更深入地考察当今的现实。对于那些只看世界形势外表的人，新人类的真正可能性是隐蔽不见的。但这些可能性确实存在，只需灵性认识的火花，就会充分发挥起作用。淫欲、仇恨和贪婪势力造成极大的苦难和混乱。但是，人性的一个可取之处是，甚至在破坏势力中间，也无不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爱。

即使战争也要求合作，但这种合作范围因与某个有限团体或理想的认同，被人为地限制。战争经常是通过某种形式的爱进行的，

但这是一种未被适当认识的爱。要让爱名副其实，就不能束缚限制它。爱确实存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，但它是潜在的，或者被个人野心，种族傲慢，狭隘忠义和竞争，以及对性别、民族、宗派、种姓或宗教的执著所限制与毒害。要想人类复兴，就必须打开心扉，让新的爱诞生其间——不受腐蚀且彻底脱离个人或集体贪欲的爱。

通过无量丰富的爱的释放，新人类将会产生。这种爱的释放只能来自于大师们所促成的灵性觉醒。爱不会产生于单纯的决心；靠意志力的行使，一个人至多能做到尽职尽责。

爱自动传播

通过斗争与努力，一个人可能会成功地保证其外部行为与其是非观相符；但这种行为在灵性上是贫瘠的，因为它缺乏自发爱的内在美。爱必须自动地发自内里，而决不会服从任何形式的内部或外部压力。爱与强制永远走不到一起；然而，虽然不能将爱强加于人，却能通过爱本身来唤醒爱。爱实质上是自行传播的；那些无爱的人从那些有爱的人那里感染到爱。那些从别人那里接受爱的人，不可能只是接受而不作回应——这回应本身即是爱的性质。真爱不可战胜，无法抗拒。它不断聚集力量，扩展自身，直到最终转化它所触及的每一个人。通过心灵与心灵之间纯爱的相互自由作用，人类将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和生活方式。

普遍的神圣生活包括万人万物，无一例外：当人们认识到没有什么要求高于这种神圣生活的要求时，爱就将不仅在社会、国家和国际领域内建立和平，协调与幸福，而且

通过神爱拯救人类

还将闪耀自身的纯与美。神爱不为二元的袭击所动摇，它是神性本身的表现。正是通过神爱，新人类将会与神的计划保持一致。神爱将不仅把无尽的甘饴和无限的喜乐带入个人生活，还将使新人类时代成为可能。通过神爱，新人类将学会合作与和谐生活的艺术；将挣脱僵死形式的暴虐统治，释放灵性智慧的创造性生活；将抛弃一切的幻想并确立于真理之中；将享受和平与持久幸福；将被带入永恒生活。